



我用十五年的时间

只看你一个

只想你一个

只爱你一个

于是，爱你已成习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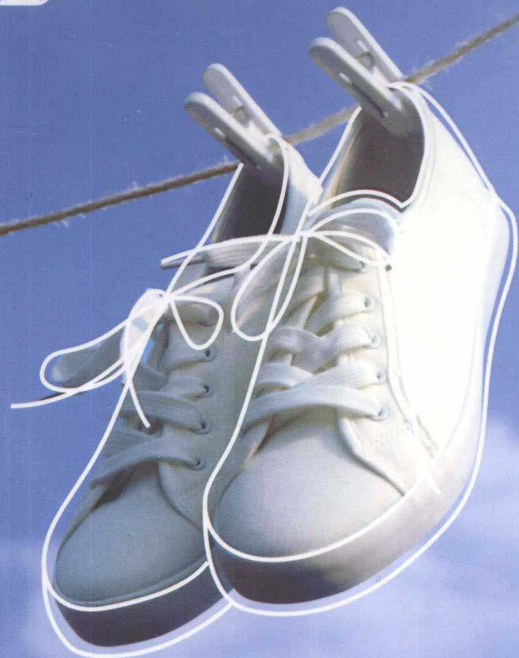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，在以后的每个十五年里

我都会这样爱你

、就算天荒地老

海枯石烂

都只爱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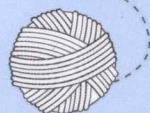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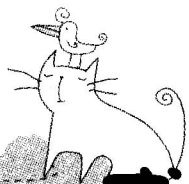
盛夏流年朝朝



彪悍女主，选课逃课蹭课在爱情战场上屡败屡战
痴心男主，英语书德语书草书情书拼了性命终于逃过爱情挂科

【花火】现场年度巨制：
献给世上所有相信爱的人——
盛夏流年，一个最励志的爱情传说





盛夏流年朝朝

破破君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破破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盛夏流年朝朝 / 破破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0. 11
ISBN 978-7-5313-3849-9

I. ①盛… II. ①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01617 号

盛夏流年朝朝

责任编辑 王 平 尹明明
责任校对 陈 杰
装帧设计 尚 洁
图片摄影 夜 合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特约编辑 孙 逊
幅面尺寸 165mm×235mm
字 数 313 千字
印 张 16.5
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邮 编 110003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849-9

定价: 22.8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731-88282222

Chapter01	第一章	入学前 (楔子)	001
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-	-----

Chapter02	第二章	初入日本	005
-----------	-----	------	-----

Chapter03	第三章	选课是个技术活	023
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	-----

Chapter04	第四章	买电脑	033
-----------	-----	-----	-----

Chapter05	第五章	两袋零食	045
-----------	-----	------	-----

Chapter06	第六章	暗恋无疾而终	057
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	-----

Chapter07	第七章	回家	073
-----------	-----	----	-----

Chapter08	第八章	茹庭的生日宴	099
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	-----

Chapter09	第九章	毁容	121
-----------	-----	----	-----





Chapter10	第十章	kiss	133
-----------	-----	------	-----

Chapter11	第十一章	暑期实践	145
-----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

Chapter12	第十二章	俗套的误会	159
-----------	------	-------	-----

Chapter13	第十三章	淑女进行时	169
-----------	------	-------	-----

Chapter14	第十四章	军训	181
-----------	------	----	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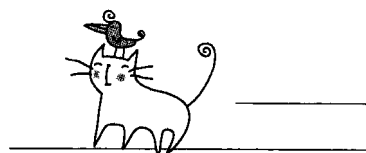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15	第十五章	别扭	203
-----------	------	----	-----

Chapter16	第十六章	和好	227
-----------	------	----	-----

Chapter17	第十七章	尾声	243
-----------	------	----	-----

Outlandish	男人们的番外	249
------------	--------	-----

方予可 我的天使 & 文涛 爱情不曾回来过



Chapter01
第一章 入学前（楔子）



我妈说：“林林啊，你说你走了什么狗屎运啊，还能考上B大。等到了大学，你的第一任务是要保证不被退学回来；第二任务是减肥；第三任务是要找个名牌大学的男朋友，保证你们下一代走不了狗屎运，靠基因遗传都能考上名牌大学。”

这是我妈送我到火车站时交代我的话。

至于我妈为什么送我到火车站，而不是陪我到学校呢？那是因为我妈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们全小镇第一的、和我考了同一所大学的那位是个男生，还是个清秀的小白脸。我妈就喜欢小白脸，她老人家的偶像是元彬。她通过无数个渠道要到了那个人的电话号码，然后亲自打电话给人家：“喂，是方予可同学吗？你好啊。我是周林林的妈妈啊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家林林不是跟你考上了同一所大学吗……哦，你不熟啊。没关系没关系的。处着处着就熟了啊。那什么，我们家林林啊，第一次出远门，但我和她爸爸啊，参加了一个旅游团。所以，麻烦你照顾一下我们家林林。拜托了啊。有时间到阿姨家玩啊。”

我坐在旁边都害臊，什么旅游团，没影的事。她要舍得花钱旅游，太阳都要从西边出来了。再说方予可，虽然我跟他是校友，但我们那破学校重理轻文，他们理科楼造得跟宫殿似的，而我们文科生却独居一隅，跟宫女住的地方差不多。虽然同校了三年，也没和他打过照面，只有在学校颁奖时，远远地望见过他。只知道他被女生评为“校草”，听说是我们校长的孙子。他倒没给咱校长丢脸，动不动就得个××奖项第一名。咱学校的玻璃橱窗里都张贴着他的一寸照片，旁边写着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八日生，××年被评为“省三好学生”，××年×月得了××奖等等。我曾经和闺蜜妖子打趣说：“你看那照片拍得跟第一代身份证照似的，对比那段话，整个就是一讣告。也幸亏咱这小镇没有保送名额，不然这种人都不用高考，直接去清华北大了。听说这次高考成绩一出来，B大就打电话给他，让他自己挑系了。跟这种人一起上大学，压力太大，而且他肯定也看不起我这种人。唉，以后到了B大，到处都是这种人。想想我都头大。俗话说，宁做鸡头，不做凤尾。我何必为了光宗耀祖，自作孽地也报了B大呢？”

话说高考之前的所有模拟考，我的成绩都呈现出波浪线，有时波峰的成绩是波谷成绩的两倍。我还根据每次模拟考的成绩画了一张折线图。按照折线图的走向，我高考成绩应该是波谷的。没想到，高考出现涨停趋势，冲到了珠穆朗玛峰顶，以至于我收到高考成绩短信时，面对着前面若干个零再加上末位两位数的排名时，一直怀疑短信是不是发错了。

在家庭会议上，我不停地问我老妈：“我是全省第二十八名吗？是吗？是吗？”

我妈瞪了我一眼：“想考名牌想疯了吧？怎么可能，一定是你们学校第二十八名。”

向来稳重的老爸突然开口：“前面有这么多个零，看来应该是几十上百万的考生数量，按这个推理，应该是全省的排名吧。”

在全场沉默了大概一分钟后，我妈迅速拿起电话打给我大姨：“大姐，大馅饼砸到我家林林啦！”

先高考再填志愿的制度就被我这么钻了空子。

我一进火车车厢里，发现我座位对面已经坐了一位男生了。白白净净的脸，戴一副黑框眼镜，有点像后来出名的方大同。他一手翻着本《国家地理》，一手还转着支圆珠笔。真是的，看《国家地理》，还要拿支笔。

我试探着问：“请问，你是方予可吗？”

他抬了抬头，手中的笔还没停下来：“嗯，我是。”

我立刻甩出我的周氏大笑脸：“你好你好。我是周林林。多多关照。”说完立刻把我的一堆零食放在了小方桌上请他吃。方予可冷冷地说了一声“幸会”便接着翻他的杂志了。

没过一会儿，我听到敲玻璃声，扭头一看，是我妈。她向我眨了眨眼，往方予可的方向努了努嘴，做了个加油的手势。我气绝地翻了一下白眼，怒道：“还有完没完啊？”这下子，吓到了沉浸在书中的方予可。他盯着我愤怒的脸，说：“女孩子脾气太爆了会嫁不出去。”还没等我回嘴，他又埋头看书了。

火车终于轰隆隆地往前开了。我百无聊赖地拿出一本《知音》，翻看了几页，觉得无聊得厉害，没话找话地问：“方予可，你是怎么考上B大的啊？”

方予可没抬头，继续转笔：“以前一直都是全校第一名，正常发挥。”

“哦。幸亏我糊里糊涂也考上了，不然我们这小镇就只有你一个人考上了，那你多孤单啊。嘿嘿。”我笑了笑，其实伤口又被撒了一次盐。

整个火车途中，我都非常寂寞地发短信、看《知音》、啃鸡腿，无所事事。而方予可就跟一雕像似的坐在对面看书，要不是那转动的笔，我都怀疑他是不是个活体。最后，困意袭来，我伏在小方桌上睡着了。蒙蒙胧胧中，我被方予可拍醒：“喂，到卧铺上睡去。”我抹了抹嘴角的口水，扑通一声往后仰，连鞋也没脱，就躺在卧铺上不省人事了。醒来的时候，对面的方予可又坐在那里看书。真

是个书呆子啊。

经过十多小时的车程，火车终于到站了。

由于我们提前开学日期到校，火车站没有接我们的师兄师姐。我和方予可打了辆车直奔B大。出租车司机跟我神侃一通，方予可仍然如冰雕似的在旁边给我们降温。有人聊天时间就过得快，感觉没过多久，司机就说到了。我下车，一抬头便看见了电视上经常见到的经典的“北京大学”四个字。

我把行李往旁边一扔，在大牌匾下一站，跟方予可说：“方予可同学，给我拍张照吧。要是洗出来的照片上没有我这个人，就说明我真的在做梦。”

方予可一副看白痴的表情，摇摇头对我说：“你能不那么幼稚吗？”

我笑道：“那不一样啊，你们看B大跟看家人似的，出生的时候就注定是B大的人了，对它当然没有感情了。我不一样啊，我就是一草根嫁入了豪门。我还不知道人家豪门后不后悔呢。万一踢出来了，这张照片也能跟张结婚证似的，能证明我曾经在豪门过了日子啊。”





Chapter02
第二章 **初入B大**



学校里一切都是新鲜的。我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，看看这个，摸摸那个。恨不得把所有景物都拍下来。估计方予可嫌我丢人，说：“你在这里坐会儿吧。我给师兄打个电话，让他来接我们。大热天的你也不怕晒。”

我做惊奇状：“哇，方予可，你能跟我连续说四句话了。不容易啊不容易。”

方予可瞪了我一眼，低头没说话。

我们在树荫下没坐多久，就听到有人拍了方予可一下：“怎么提前来了？”

我抬头，太阳底下没看清楚对方的脸。晃了晃脑袋站了起来，说：“师兄好！”

师兄笑着对方予可说：“还带家属过来了啊？”

方予可推了推师兄的肩膀，轻声说：“瞎说什么啊。”这一推，师兄终于站在树荫底下了，我也看清了师兄的脸。小眼睛、翘鼻子、小酒窝、尖下巴。阳光透过树叶洒洒点点地落在师兄的脸上，树叶一摇晃，光影也在师兄的脸上摇晃。

我心跳得有点厉害，咽了一下口水，吐出一句：“师兄贵姓？”

方予可白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就叫师兄吧，又不是你的嫡系师兄。只不过都是我们镇的人。跟你不熟。”

我连忙道：“老乡啊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啊。不是嫡系师兄，胜似嫡系师兄！”

师兄温和地笑笑，转过头跟我说：“真会说话，你叫我小西就行了。”

方予可瘪了瘪嘴：“出来才多久，就泪汪汪地念老乡情分了。”

我当没听见，笑着和师兄说：“小西，我叫周林林，读德语的，你念什么的呀？”

师兄还没说话，方予可就说：“跟你说了是我嫡系师兄，我读经济，他当然是念经济了。白痴。”

师兄笑了笑，酒窝更深了：“我比你们高一届。”

我连忙道：“经济好啊经济好。祖国的发展全靠你们了。哪像我们念的东西都是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。我本来也想读经济的，就是这次考试没考好，差那么几分调剂成这个专业了。”

方予可不可置信地扭头看了我一眼，表情明明在说“你还好吧”。

我自动过滤掉他惊奇的脸，继续和小西攀交情：“小西，以后你可要多帮帮我数学上的东西，数学是我的弱项。”

小西又笑了一下：“你们德语系数学是免修的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

旁边的方予可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，把我晾在一边，看我笑话。

由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没有到注册的日子，我们拿不到宿舍的钥匙，只好就近找旅馆。小西把我们的行李带到他的宿舍，开始联系附近的旅馆。没想到很多人都提前来校，这边大大小小的旅馆都爆满，只有一个校内的招待所还剩下一个三床位的大房间。我哀怨地望了望小西。

小西为难地说：“要是予可早几天给我打个电话就好了，我可以提前预订。现在有点被动了。你们也就住两个晚上，要不就凑合凑合。方予可的人品我保证。你——”

我立刻打断小西的话：“要不方予可住你们这里，我住那个招待所吧。”

小西想了想：“我们暑假都不回家的，很多男生和女朋友一块儿住宿舍。楼长也不管。床位比招待所还紧张呢。不过你一个女孩子确实不太方便。那这样吧，予可你跟我拼一张床吧。”

方予可说：“我没意见。”

我看了看那一米宽的床板，一下子为难起来。大夏天的，宿舍也没有空调，让两个大男人挤在这儿，确实也不行。再说，人家早认识了，我本来就是个拖油瓶，还挑三拣四地让人家凑合。何况一个人躺三张床也有点浪费……

我鼓起勇气：“那这样吧，小西，我们三个都住招待所吧。好歹也有个空调凉快点。”

方予可的眼睛里有点邪邪的笑意，他轻声说：“算盘打得这么响，数学怎么会学不好呢？”

我扭头轻声骂回去：“关你屁事。”

小西笑着说：“你要是不放心我们家予可呢，我可以去。其实我们家予可特别正派的。”

方予可挥拳作势打了下小西的肩膀。

小西一锤定音道：“行，那就这么定了吧。”

小西临时接到个电话，去帮一个同学捣鼓电脑去了。我和方予可刚进招待所还没坐稳，我妈就给我打电话了。我边走向洗手间边接听电话。

“林林，住的地方还习惯吗？”

我说：“还行，宿舍的钥匙提前领不了，所以我们只能在招待所了。”

我妈说：“哦，方予可还照顾你吧。你是不是住他隔壁啊？”

我顿了顿，吸了一口气：“妈，他是睡我隔壁，而且我们还同房呢。”手机那头传来绵长的“啊”声之后，我默默地挂了电话。

一会儿，我妈给我发了短信：林林，虽然我挺喜欢那小子的，但是其实还没有调查清楚。很多事情你要想明白了。冲动是魔鬼。

我无奈地回：妈，我保证未来几年我是原装的。

老人家过了很久之后给我回复：其实，年轻人有激情也不是件坏事。加油！

我气冲冲地跑回房间，大声地喊了一声“啊”，时间跨度和我妈刚才的那一声“啊”一致后，我才罢休。

方予可轻轻地骂了一句：“白痴。”

我拿起枕头砸在他的头上：“骂什么呢？”

方予可嗖地站起来：“不和白痴理论。”说完便出去了。

我一气之下，用力踢了踢床腿，换回来更绵长的“啊”的痛苦惨叫声。

我气恼地躺在床上，想着我妈的疯言疯语，再想想小西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白天累着了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

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外面已经天黑了。我揉了揉脸，迷迷糊糊地起了床，靠着门框又眯了眯眼。没料到人还没靠舒服，门就哐当被用力打开了。门沿恰好撞在了我鼻子上，瞬间我感到两股热流从我鼻孔里流出来了。

门外是方予可惊讶到惊慌的脸。小西和他一起回来了，一看我这阵势，连忙跟我说：“你躺着去躺着去吧。”

我就这样刚从床上起来，又被揪回床上了。

我本来有一肚子火要对方予可发的，但鉴于旁边小西在，我压了压肚子里的怒气，装作淑女的大度样：“以后我再也不敢往门边上站了。太危险了。”

方予可念叨了一句：“白痴，没见过傻到趴门框的。”

一听这话，我那火快要喷出喉咙了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咬着牙低声对他说：“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挡您大爷路了。”

方予可努了努嘴没说话，转身去洗手间洗毛巾去了。

小西从招待所阿姨那里拿了点棉球回来，跟我说：“我不太方便，你自己塞一塞吧。”

我觉得自己本来就长得不怎么样，塞点棉球不是更没形象了。我一手捂着鼻子，另一只手忙把棉球推开，愤愤不平地说：“不用了不用了，我血小板好着呢，马上就能自动止血的。不用这么麻烦的。”话还没说完呢，方予可就拿着湿湿的毛



巾回来了，一进门就嘀咕：“死要面子活受罪。”然后把毛巾往我脸上一扔，“自己敷吧。过会儿就好了。”

本来这个时间段，小西和方予可过来就是来叫我一块儿吃饭的。没想到出了这么个事，他们也只好看护我这个伤患了。房间里特别安静，只有小西和方予可翻杂志的声音，我望着天花板一阵无聊，刚准备打开电视，消磨一下时光，肚子就开始唱“空城计”。我那叫一个后悔啊，我要早开十秒钟的电视，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尴尬啊。我的形象啊，我在小西心中的形象啊。

小西笑了笑：“要不我去食堂打饭过来，我们在这里吃吧。本来今天想下馆子请你们吃的，没想到林林没有福气。”

这一声“林林”叫得我很受用。我赶紧说：“没事没事，你和方予可去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顾及我。我怎么着都行。”刚说完，肚子又非常不配合地叫了一声。我有些尴尬。

方予可看不下去了：“小西，走吧，我和你一块儿打饭去吧。”

我背过脸，吐了吐舌头，今天丢脸丢到太平洋了啊。

饭买回来的时候，我的鼻子也没事了。方予可拿了张餐巾纸开始抹桌子。我轻声嘀咕：“洁癖。”要搁我平时，饭菜直接往桌上一放，手都懒得洗，拿起筷子就吃上了，哪那么多事啊。方予可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继续四平八稳地从塑料袋子里拿出盒饭来。

两荤两素，一个汤，三份饭。我盯了红烧肉好久，咽了咽口水，把筷子伸向了菜花。唉，这淑女规矩也太多了点，连一块肉也吃不上。我心里一阵怨念，怨念到我嚼着菜花，还目不转睛地盯着红烧肉。

过了一会儿，小西说：“林林，你怎么光吃素菜啊，吃点肉呗，今天流了这么多血，还不补点血啊。”

我连忙摆摆手：“不不不，我就吃素菜，我是素食主义。”

喝汤的方予可被呛了一下，拼命地咳嗽起来，整张脸咳得通红通红，他喘了一口气说：“嗯，她是素食主义。火车上她买了一袋子乡巴佬鸡爪，通通都送别人了。”

我怒瞪了他一眼，生怕他说错话。没错，我在火车上是看了一晚上《知音》，也啃了一晚上的乡巴佬鸡爪，可碍着他什么事了呀。就他多嘴。火车上不是一句话都没有的吗？怎么现在叽里呱啦一大堆啊。我抛了他一个白眼：“乡巴佬鸡爪是我妈买的，她嫌我平时不爱吃肉，不长身体，所以给我塞了一大包。我妈就是这点不

好，老嫌我太瘦，恨不得我一下子重个十斤八斤的。没办法，只好遂了她老人家的心愿带到火车上了。”我一边向老妈忏悔，一边用威胁的眼神扫向方予可。

方予可坦荡地看了看我，和小西说：“她的妈妈估计比较乐观，都长这样了还嫌瘦。”

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被安排在最靠里的床位，至于中间那张床谁睡他们不说，我也不好意思直问。等小西去洗澡的那会儿，我拉了拉方予可的衣角，抛出电影中的经典台词：“方予可，我认识你到现在，求过你什么事没有？”

方予可看了看我：“你认识我就两天，你平时求人的频率是有多高啊？”

我一时语塞，只好拿出撒手锏：“我不管，反正你挺老娘就是了。”

“怎么个挺法啊？”

“很简单，你睡在最旁边那张床上就行。”

方予可看了看床，再看了看我：“你对我有意见？”

我连忙摇头：“我对您哪有意见啊。我这不是想着我们在火车上已经面对面地互看了这么久，怕你日久生情了嘛。我这人很专情的，不会随便和人好的。”

方予可嗤笑：“白痴。”

由于我下午睡了很久，晚上熄灯睡觉时，我一点睡意也没有。小西就睡在我旁边的床上。月光洒下来，脸部的线条就更加柔和了。夜晚真好，我可以肆无忌惮地观察一个人。方予可这家伙还算好骗，能遂我心愿，躺一边儿去了。想到这儿，我嘿嘿地笑出声来。

过了很久，我仍然一点睡意都没有。刚好妖子给我发短信，问我新环境适应得怎么样。我一激动，偷偷穿上拖鞋，溜到阳台，给她打电话：“妖子，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喜欢上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啊？”

妖子已经在那边兴奋上了：“不会吧？你怎么还没入学就已经谈上恋爱了啊？跟谁一见钟情了啊？”

我扭扭捏捏地说：“我觉得也太快了，我还没准备好呢，没想到馅饼又砸到我头上了。你说我们家祖宗是积了多少德啊？”

妖子在那边爽朗地笑着：“林林，是什么样的男孩子让你动心了啊。平时见你大大咧咧跟个男生似的，怎么这么快就坠入爱河了呀？真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，姻缘来了，拦也拦不住啊。”

我嘿嘿地笑着说：“他长得也不是很帅，就是很温和的那种。你知道吧？就是



笑起来暖暖的那种，嘿嘿。笑起来还有酒窝的呢。说话声音有点哑，但是是很有磁性的哑，我给你学一个。”然后我就扯着嗓子开始模仿。

妖子那边已经受不住了：“哎呀，发春吧你就，那你好好追，争取过年带回家。”

我立刻做接受指挥状：“是，我定不辜负党的信任，志在必得。”说完就傻乐着挂了电话。

我又偷偷地溜回房间。关门的时候，方予可转了个身，黑溜溜的眼睛在月光下显得特别亮。我吓了一跳，低声骂道：“人吓人，会吓死人的。”方予可切了一声，没说话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方予可嘴里冒出一句“白痴”。靠，说梦话还骂人！

第二天，我一觉醒来，旁边的床位已经是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了。一看手表，都十点半了。我顶着个鸟窝脑袋，晃荡着去洗手间。方予可刚好从洗手间出来，手里还捧着一串葡萄。他看了看我的头型，皱着眉头道：“你这是睡觉呢还是做炸弹呢？怎么每次睡醒都是这种造型呢？”

我瞪了一下他：“你管得着吗你？”说完我就狠狠地甩了洗手间的门。自己一照镜子，确实有点吓人。头发都跟金毛狮王一样朝各个方向散开，脑门儿上还有道红印。我拍了拍脸，自言自语地对着镜子说：“梦中醒来的女子啊，你从远古时代穿越而来为哪般？”

等我洗漱完毕，小西和方予可已经在房间里看电视了。见我回来，方予可指了指桌上的葡萄：“吃点水果吧。脾气太暴躁的人得去去火。小心长痘。”

我摘了颗葡萄，好久没吃上新鲜水果了，真甜。

小西问我：“还吃早饭吗？”

我立马做含羞的样子：“小西真不好意思，我平时都挺早醒来的，可能认床，昨晚没睡好，这一觉都睡到中午了。你就不要嘲笑我了。”

小西笑了笑，露出好看的酒窝：“大学里很多人朝五暮九的，早上五点睡觉，晚上九点起床，日夜都是颠倒的。”

我做了然状：“明白明白。晚上学习效率比较高嘛。”

小西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，低头笑道：“嘿嘿，其实大家都是打网游。一般在考试前才会突击学习。”

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，不知道该说这个网游好呢还是说这个网游不好，因为我

不玩游戏，但也不爱学习，只好把目光转向方予可。心里还盘算着，要不要学着打网游拉近和小西的距离。

方予可瞥了一眼，跟我说：“我劝你还是好好学习，别去动打网游的主意。你那脑子一学期才能对付一门考试，别学人家临时抱佛脚。佛脚不是那么好抱的。”

我没好气地说：“你认识我多久啊？我这脑子怎么了，你不知道我平时多聪明伶俐着呢。不然我怎么考得上？”

方予可瘪瘪嘴，没说话。很久之后，他飘出一堆气死我的话：“平时模拟考前二十名你好像进过两次吧？前二十名一般都是同一拨人，我们都差不多混熟了。你的名字也有所耳闻。你不是那种一会儿在二十名，一会儿到一百二十名的人吗？”

我气呼呼地反驳道：“一百二十名怎么了？第一百二十名那天我发高烧。”

还没说完，小西打断说：“予可，你怎么知道林林到过第一百二十名啊？你小子平时都看她一个人了啊？”

我连忙说：“不可能不可能，小西你就别说笑了。我跟他认识也就这两天的事情。他就是瞎猜的。我还真得过一百二十名，那天真发高烧，没考好，嘿嘿，没考好。”

方予可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小白脸变得通红通红的。

我用手肘碰了碰他：“你没事吧？第一百二十名那次我是真的发高烧了，数学没及格。”

方予可喝了一口饮料，低头说：“我知道。”停顿了一会儿，又怕我们没听见似的补充道，“我知道了。”

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天，学校开学的日子终于到了。

B大南门延伸出来的林荫道熙熙攘攘，一半是和我一样稚嫩的学生，另一半是比学生更兴奋的家长。小西已经去火车站接他们的师弟师妹了。我和方予可两个人兵分两路，在林荫道上寻找组织。很快我便找到了外国语学院，领了钥匙、体检卡、新生指南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后，我便兴奋地奔向我的宿舍了。

馅饼又一次砸到我的头上，嘿嘿，我住的是新楼。最重要的是，学校安排给我的是个靠窗的位置，而窗的对面就是小西的宿舍楼。这样，我每天都都可以望见小西是什么时候出门，什么时候回来的了。我特别得意地走到窗外的阳台，伸了伸懒腰，突然看见对面男生宿舍阳台有个熟悉的身影。我忙从包里掏出眼镜，往对面一看，本来还存在侥幸心理，现在彻底失望了。没错，对面就是那个毒嘴方予可！